

馬曜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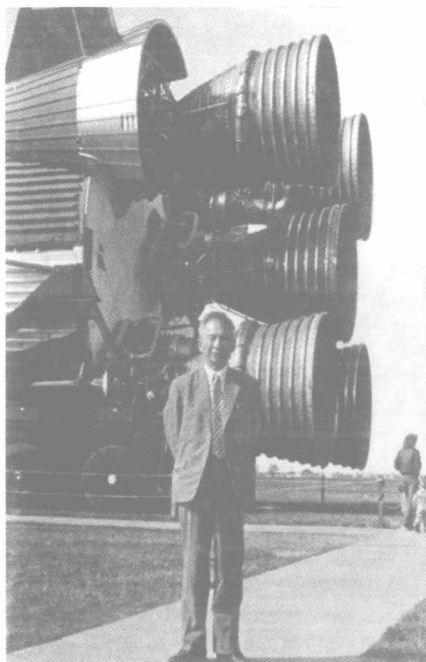
集

第一卷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青年时代的马曜（1932年在上海）



1983年，马曜先生在美国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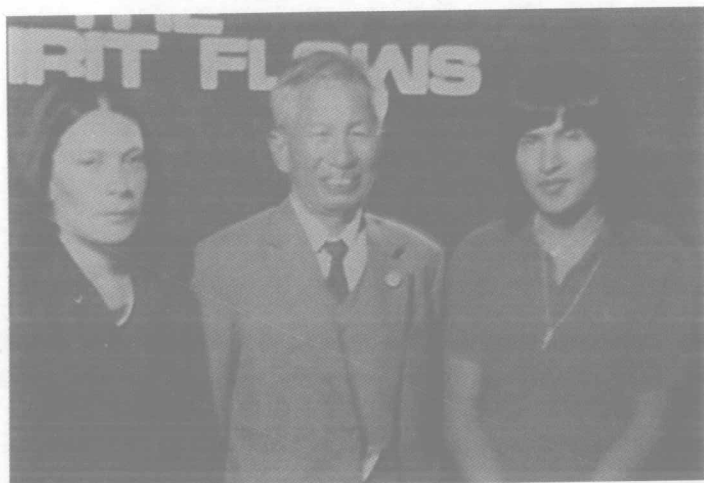
马曜先生访问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学



1983年，马曜先生访问美国时与杨振宁博士在一起



1983年，马曜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回答挪威学者勃克曼有关南诏史的问题



1983年，马曜先生参观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时与印第安人合影



1985年，马曜先生与美国贝勒大学瓦德曼教授夫妇在云南民族学院欢度儿童节

出版说明

马曜先生（1911.10.11 ~ 2006.2.6）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民族工作、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生涯中，马曜先生留下了众多卓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理论文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优秀诗赋，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宝贵的思想和文化财富。《马曜文集》收录的著述，主要是马曜先生个人写的文章、调查报告、诗赋以及虽为联合署名但主要为马曜先生写作的专著和论文。至于那些由他主编或主撰的专著并没有全部收入文集，只选收其中由他本人写作的章节。而他本人写作的章节或文章，凡是分别在两本不同书籍或杂志中出现但内容相同或相似的，只选择其中的一篇编入。这样，就使《马曜文集》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马曜先生学术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

《马曜文集》共6卷，224万字，以类相从。第一卷主要为中国古史分期研究论著，收录马曜先生重要专著《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及有关西周封建制

的相关论文4篇,45万字;第二卷为民族史研究论著,收录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各民族源流及庄蹻开滇、诸葛亮安定南中、西爨族属、云南历代政区沿革、云南历史文化特点等研究论文30篇,33万字,讨论了云南历史上的多个重大事件和问题;第三卷为大理白族历史文化研究论著,收录有关研究论文、序、书评等31篇,30万字,内容涉及大理文化的源流、南诏大理国史、白族形成等;第四卷为民族学与民族调查研究文章、序36篇,36万字,论述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第五卷收录马曜先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参与、主持边疆民族调查工作,结合实践撰写的有关云南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的论文,共30篇,50万字;第六卷收录马曜先生的《苾湖精舍诗初集》以及游记、序言、碑文、自传、回忆录、著作目录等52篇,30万字。卷末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曜先生的女婿瞿明安撰写的《马曜先生生平》并《编后记》。各卷均配马曜先生不同时期工作、生活资料照片,大体以时为序。选编入《文集》的著作,保持原貌,只校正文稿中的错字、漏字、衍字及明显有误的标点,并依据国家颁布的现行各类相关法规和标准做了适当的统一规范;每篇文末,有所据稿本情况的刊印说明。《马曜文集》的出版对我国的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的民族工作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9



目 录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1

第一章 云南傣族史略 /1

第一节 傣族族称、族源和支系 /1

第二节 汉晋时期的云南傣族 /4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云南傣族 /8

第四节 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傣族 /13

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云南傣族 /19

第六节 元代至 1949 年傣族地区土官土司制度沿革 /23

第七节 傣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26

第二章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和政治组织 /30

第一节 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经济 /30

第二节 由农村公社成长起来的封建领主制政治组织 /83

第三节 民主改革前封建领主统治及经济变化情况 /107

第四节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的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简况 /130

第三章 从西双版纳看西周 /141

第一节 “土地王有” /145

第二节 村社制度 /153

第三节	地租形态	/174
第四节	西双版纳和西周的直接生产者	/186
第五节	关于傣族社会的奴隶制问题	/211
第六节	井田制是体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类型	/220
第七节	通过西双版纳土地改革对封建井田制的再认识	/238
第八节	余论	/254
第四章	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井田制的几个问题	/258
第一节	井田是“公田”和“私田”的对立与统一	/258
第二节	《孟子》与《诗经》中的“公田”和“私(田)”	/264
第三节	井田之内的“公田”和井田之外称为“藉田”的“公田”	/267
第四节	西周的“一田”和西双版纳的“一田”	/275
第五节	不许买卖的“私田”和可以买卖的私田	/276
第六节	井田的经界	/282
第七节	经界与沟洫制度	/288
第八节	公共水利事业在家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中的作用	/296
第九节	国和野的划分	/301
第五章	从西双版纳和西周看井田制的三个历史前提	/304
第一节	井田制与农村公社	/308
第二节	井田制与封建领主制	/333
第三节	井田制与劳役地租	/374
后 记		/390
再版后记		/410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图版	/419

附 录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序

徐中舒 /427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再版序

朱家桢 /436

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研究

——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一例 /457

从命名法看西双版纳和周代封建领主社会等级制度 /474

傣族封建领主制与周秦社会比较研究 /488

井田制研究的卓越贡献

——读徐中舒先生关于井田制的论述 /528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 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第一章 云南傣族史略

第一节 傣族族称、族源和支系

傣族分布于云南省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红河与高黎贡山、怒山、云岭之间的广大平川及河谷地带的四十余个县（市）。云南傣族总人口 111.67 万人（1999 年统计数），西双版纳和德宏是傣族的主要聚居区，新平、元江、普洱、金平、景谷、孟连、沧源、耿马、双江、腾冲、保山等县，也有傣族居住。

西双版纳面积为 19112 平方公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当地总人口约 20 万人，其中傣族 10.5 万人，哈尼族 3 万余人，拉祜族 1.3 万人，彝族 4500 人，基诺族 4000 余人，瑶族 3000 余人；汉族 5000 余人，多住于靠内地城镇及交通沿线。1955 年，西双版纳傣族人口 14 万人，1982 年 22.5 万余人，1994 年增至 270405 人。

我国傣族和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越南的泰族在历史上有着族属渊源关系。国境内外村寨相连，或者相距不太远，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经常不断。

傣族名称最早见于《东观汉记》、《后汉记》和《后汉书》，

称“擅”或“掸”。唐人樊绰著《蛮书》，称傣族为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绣面等，是从他们嚼食槟榔、饰齿、纹身等习俗而命名的他称。此外，还有“茫蛮”的称谓，樊绰解释，“茫是其君之号”^①，但是，傣语“茫”或“勐”是坝区的泛称，而称“君”为“召”，樊绰的上述解释是不确切的。

元代记录称傣族为金齿或白夷，又白夷亦作“白衣”^②。宋代记录中也有这样的族称，^③大概是从服色命名。在元代记录中，“白夷”又写作“百夷”^④，明初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中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有时写作“伯夷”。“白”、“百”、“伯”都是同音异字。明万历年间，白族学者李元阳在纂修《云南通志》时，完全削去了白族的古称“僰人”一词，只一般地称白族为“民”或“土民”，而称傣族为“僰人”，还专门辩解“僰夷在黑水（李氏释黑水为澜沧江）之外，即今所谓百夷也。僰、百声相近，盖音讹也。”以后的方志多照此传抄，造成很大混乱。清人又称傣族为“摆夷”或“摆衣”，当是“白衣”和“僰夷”的音转。

1953年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时，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定族称为“傣族”，“傣”字读 dǎi。

傣族有傣那、傣泐两大支系，还有傣绷、傣雅等较小的支系，它们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傣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壮侗语源于古代的百越（粤）语。古代操傣语的掸族，分布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

①《蛮书·名类第四》。

②《新唐书·南蛮传》。

③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赵汝适：《诸蕃志·交趾国》。

④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八十一。

江上游，沿至印度曼尼坡的广阔弧形地带，即今越南、老挝、泰国北部，缅甸掸人地区以及阿萨姆区域，云南西南部亦在其内。由于与邻接的真腊（今柬埔寨）和骠国（今缅甸中部）的联系和斗争，被分成两个区域，各自发展，也有人称怒江以西的掸族为“大泰”，怒江以东的掸族为“小泰”或“南方泰族”，以别于“大泰”或“北方泰族”。

在今泰国的小泰地区，唐、宋以来先后建立过益努国（即庸那迦）、兰那国、速古台等。14世纪中叶，速古台统一湄南河中下游，建立暹罗国，从此小泰在暹罗成为主体民族。在今中缅边境北部的大泰，有一个古史传说：天神的两个儿子根仑、根兰下降到瑞丽江畔，争夺土地。根仑家族据有太公、摩埃、郎奔、孟养、举腊、阿瓦、猛拱一带，根兰家族据有瑞丽江谷边中猛丽、猛兰一带，成为各地部落的始祖。在6世纪以前，缅甸出现了骠国，掸部落与骠国经过长时期的争夺，太公等八部落为骠国所控制，9世纪时南诏击败骠国，并统治了所有的掸族部落。

今云南境内的傣泐，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其语言服饰与缅甸南部掸族和泰国的泰族基本相同。傣那主要分布在德宏州和临沧地区，其语言服饰与缅甸北部掸族基本相同。但在云南南部思茅地区孟连、景谷的傣族，是从德宏、耿马迁来的，属于傣那。

傣泐和傣那方言差别相当大，彼此要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通话。他们各有文字，都是从巴利文演化而来的拼音文字。傣泐文为圆体，傣那文为方体，明代所设专事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的“四夷馆”中，“百夷馆”专译傣那文，“八百馆”专译傣泐文。可见当时两种文字已为官方文牒往来所通用。

在居住和服饰方面，傣泐都住竹楼，大部分傣那已经平土而居地面，其竹木结构的形式，已经类似内地的平房。傣泐妇女盘髻于顶，有时包上类似浴巾的大包头，上衣紧窄而短，筒裙裹身长而曳地，色调素浅柔和。傣那少女盘发辮，穿对襟衣，着裤，系短围

腰；已婚妇女盘髻，包黑包头，改穿筒裙，色调较深。各支系的傣族男子，都有文身习俗。

。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傣族聚居的孟连、景洪、勐腊三县相继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在孟连风景山还发现古人类的洞穴遗址。这些文化堆积说明，远在五六千年前，西双版纳地区就有居民。孟连遗址在南望河畔，景洪遗址在澜沧江西岸，勐腊遗址则在南腊河两边。由于出土文物还不多，目前还不能判定哪个民族和留下这些遗址的古代居民有继承性。与此同时，近年来，泰国的班清出土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物，它证明：早在4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在今天泰国的土地上。而最底层的文物，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其主人当是今天泰国泰族的先民。

第二节 汉晋时期的云南傣族

《史记·大宛列传》载，“嵩、昆明（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与“腾”音近，“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解放前在腾冲宝峰山下出土西汉五铢钱千多枚，1978年北京民族文化宫筹办《民族工作展览》，云南省委民边委征集文物，保山地区已将五铢钱出土地点、发掘人的照片和几枚实物报送。这和《史记》“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的记载相吻合。腾冲一向是通缅、印的孔道，但《史记》所载的“滇越”，其范围应包括今云南境内的德宏傣族地区。所谓“乘象”（役使驯象）在樊绰《蛮书》和以后许多方志中都有记载。

《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九年（91）正月，永昌徼外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又《安帝本纪》：“永宁元年（120）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顺帝本纪》：“永建六年（131）十二月，日南徼外掸国遣使贡献”。前两次掸国使臣来贡献事迹，《后汉书

·西南夷哀牢传》所载较详：“永元九年，（永昌郡）徼外蛮及掸国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凡，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是封雍由调为汉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掸国几次派遣使团到洛阳向东汉王朝朝贡，有两次是通过永昌郡，由滇西方面来；有一次是通过越南北上。按袁宏《后汉记》：“自交州（今越南）塞外，擅国（按：即掸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上引《后汉书·顺帝纪》中的“日南”，为交州所属最南的一郡，在今越南中圻广平省。汉代有外国使臣由南方来中国，就在日南郡接纳。这就是掸国通中国的南北两道。

方国瑜认为，这些记载说明几个问题：一、日南郡与掸国接近，可知今日的老挝在当时已为掸人住居区域；二、所有掸人部落已有联合的组织，因此掸国大长雍由调遣使从永昌和日南两路到中国，由此可以推测今日的老挝、泰国北部、缅甸掸邦为古代掸人住居区。^①所要补充的是，古掸人区域还应包括今云南德宏、临沧、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聚居区。汉封雍由调为都尉，就是管理属国的地方官。1965年在沧源县发现岩画，图写着类似表演杂技的生动形象（《文物》1966年第2期），这又和雍由调献“幻人”的记录相吻合。当时到汉王朝表演杂技的魔术师，“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而大秦即罗马。公元80~89年间，有希腊人某曾航行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南岸归，著有《爱利亚周游记》，中有一段说：“过克利斯国抵支那国后海乃止。”英人玉耳注释，以为克利斯应在今缅甸白古地方。^②是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已有西

①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2。

方船舶，且由此通至中国，事在掸国献大秦幻人前三十多年，则大秦幻人可能是罗马的杂技表演人。

《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载：“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包括“附塞夷鹿蓼”在内。方国瑜认为，“鹿蓼”就是唐樊绰《云南志》所载的“禄旱”，又名丽水，亦称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①这是永昌郡的西界。至于南界，《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奴后国》条引3世纪时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后国，可二万余户，与永昌界接。”陈序经认为，奴后国应该在现在泰国的西北，缅甸的东北，是猛人建立的国家。^②从这条记载看，东汉永昌郡的南界应与今泰国邻近。

在永昌郡的广大区域里，多民族交错杂处，不仅包括今国境内外的傣语族地区，还包括彝族、佤崩语族的先民，哀牢夷是那个民族的先民，现在还没有统一看法。

傣族和汉族之间，早在两汉时期就有古老的文化交流。宋蜀华、张公瑾、陈久金诸同志对傣历和汉历进行比较研究，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4期上登载了几篇文章，初步结论是：“傣族先民远在两汉时期就吸取汉历中的干支纪时法，而且在不同时期又继续吸收了汉历中干支的其他用途。这不仅说明了傣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而且也进一步为傣汉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一个证据。”首先，傣历采用干支纪年，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次，傣历用干支纪日。第三，傣历也和汉历一样，

①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陈序经：《猛族诸国初考》。

使用十二生肖，只是在西双版纳等部分地方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蟒），反映了当地的地方特点。此外，傣历也是十九年七闰，与汉历基本相同。十九年一闰周，也和古代汉历四分历中的“章”相似。傣历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收汉历的干支纪时呢？他们从较古的傣文史籍《泐史》为线索进行研究，发现《泐史》每一代都以傣历附干支纪年。如第一代统治者叭贞入主动泐（西双版纳的古称）的时间为傣历 542 年庚子（南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 1180 年）。此书凡用傣历年的地方，都写明干支。这种干支纪年法及所记的年代，和汉历完全相同。这就说明，至迟在 12 世纪，西双版纳的傣历就采用汉历的干支纪年法了。同时，傣语天干地支的音读与古代汉语干支的音读多半相同。这种干支的傣语名称绝大多数是古代汉语的借词，其中一部分由于汉语上古音与中古音区别不大，难以判明借入傣语的时期，但有一部分不可能是中古汉语借词，而只能是中古以前的汉语借词。张公瑾、陈久金同志在《傣历中的干支及其与汉历的关系》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比较研究，认为傣历干支借自汉历，而且时间远在中古以前。另一个线索是，傣历中天干称“母”，地支称“子”，没有“干”和“枝”的意思。而在汉族历史上，只有西汉时期曾以“母”、“子”称干支，如《史记·律书》中即有“十母十二子”的说法；《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等语；东汉则以树干和树枝释干支，^①而东汉以后，就再没有见到用“母子”称干支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族的干支可能在汉代就开始传入傣族地区了。傣历的发展还用干支记日，从现在所看到的自傣历 1166 年（公元 1804 年）以来的傣历年历的记载看，傣历的干支日和汉历的干支日也是相同的，这进一步说明傣历中的干支是从汉历中吸收过来的。

①《白虎通》。